

中華民族藝術叢書

台灣土著族音樂

呂炳川 著

作者簡介

中華民俗藝術叢書③

初 版：中華民國71年9月

總 序

音樂是人類情感的藝術表達，而民歌爲其最原始的一種表達方式。所謂「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正是民歌的真正內涵。詩經風雅頌如何詠唱，雖難稽考，但歌曲之採集，所謂「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是民歌自遠古已受到普遍的重視。

我國音樂漸次發展而有雅俗之分。有人以漢代武帝之樂府採歌謠，設官掌管音樂、譜製樂曲、培育樂員，爲雅樂之伊始。所謂雅樂乃自民間音樂提升之屬於高層社會的音樂。其與俗樂不同，在於雅樂較臻高緻發展，樂者也多具較高度修練而超專業化。因之由於其支持階層之滄桑變換，在歷史推移中，常難能長久維持。由於雅樂所具之脆弱性質，於今可謂全部失傳。

反之，所謂俗樂實即雅樂之基礎之民間音樂，乃民間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之心聲。俗樂雖也因時代更易代代相傳而有演變，但却始終與民間生活緊密相連。因之比諸雅樂，俗樂更具我中華民族之樸實、健康、強韌、順適之民族特性。

但是，晚近由於外來文化衝擊，社會情況急遽變遷，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爲求民族音樂之免於失墜，自數年前開始對我國的俗樂進行記錄、採集、和研究的工作，現已輯成叢書，第一期一套五冊，包括：(一)許常惠：臺灣福佬系民歌；(二)楊兆禎：臺灣客家系民歌；(三)呂炳川：臺灣土著族音樂；(四)張炫文：臺灣歌仔戲音樂；(五)王振義：臺灣的北管。從內容看，其範圍雖僅限於臺灣的地方性音樂，但自其淵源論，則可追溯及於我中華民族之長遠歷史源流。如福佬系民歌源出閩南，客家系民歌來自粵東，北管發祥於華北，這些中國傳統音樂得以在臺灣保存，彌足珍貴。歌仔戲雖爲臺灣地方戲劇之發展，但其歌調與福建之謠曲不無淵源。至於臺灣土著音樂，代表南島文化之原始精粹，臺灣土著爲我中華民族之構成族群，在我民族融合涵化之過程中，它無疑將是我主流文化擴大的新的滋潤，也將使我民族文化的內容更加豐裕。

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諸位先生孜孜不倦努力從事的民族音樂研究和保衛，是我文化建設之最有意義的一項工作。謹賀叢書的出版，並致誠摯的敬意。

陳奇祿

Wt25/11
本稿是根據1977年度（民國66年）代表日本勝利唱片公司，參加日本政府主辦藝術祭比賽之唱片「臺灣原住民族（高砂族）之音樂」解說書翻譯的（小部份文章及相片略有更改），此次能夠僥倖獲得特獎（大賞Grand Prize），誠屬榮幸之至，今後當再接再厲，以期得到更大的殊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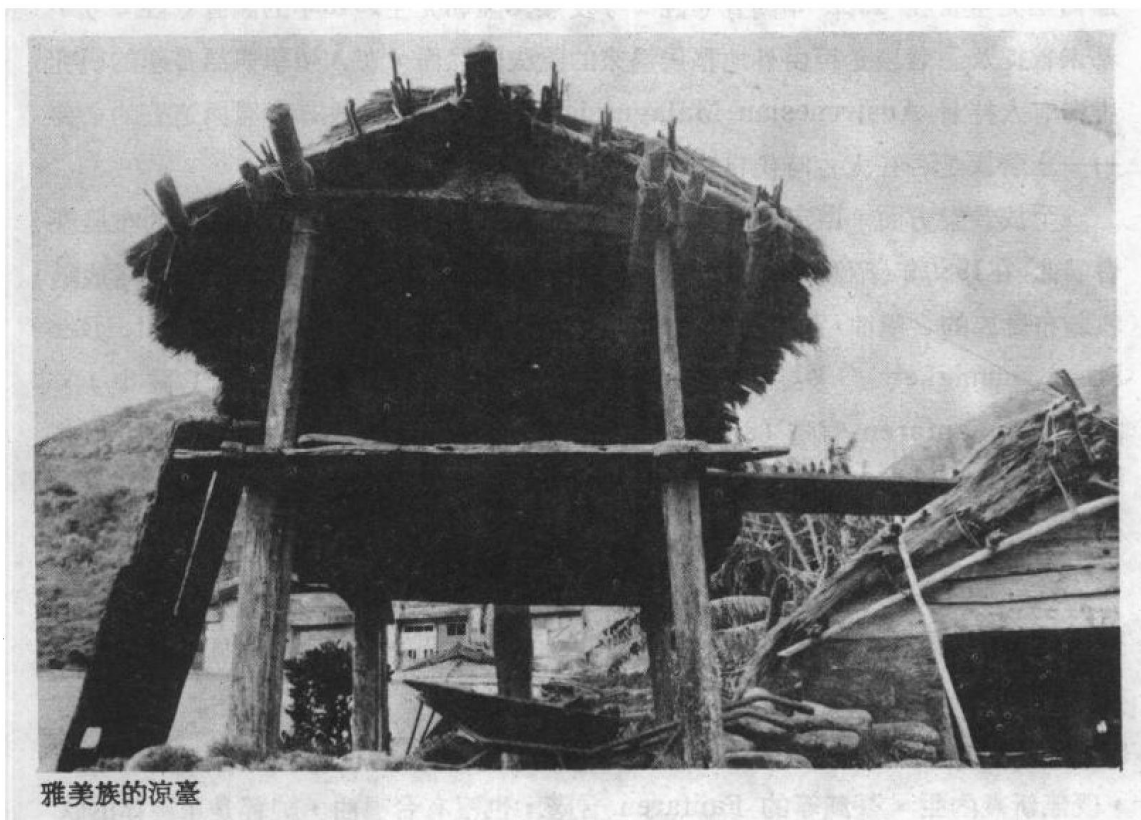
我正式研究土著族的音樂，是從日本東京大學留學期間的1966年（民國55年）開始，總共用了十四年之久（民國68年止），此期間，每年假期回到臺灣進行田野工作，調查所有的種族，共訪問了110村。於1969年1月，我以「臺灣土著族音樂的比較音樂學研究」為題，提出了碩士論文。其後，深感資料不夠齊全，調查不夠徹底，同時也覺得碩士論文上，有部份不滿意之處，於是繼續研究，於1973年以「臺灣土著族的音樂——比較音樂學的考察」為題，提出博士論文，很僥倖也獲得了博士學位。本樂曲解說之大綱乃是以博士論文為基礎寫成的。現在，會唱土著族傳統音樂的人已漸漸減少了，所幸還有許多六十歲以上的老人還健在，仍保持著歌謠的固有型態，我的研究工作並沒有遭遇到太多障礙，而能調查完竣，祇是擔心一旦這些老人仙逝以後，這些音樂豈不是隨著消失了嗎？

在我的研究過程中，多蒙師友們的幫助，倘若沒有這些人的支援與協助，就沒有今日的成就。首先要感謝的是我的恩師岸邊成雄博士，他是我在東京大學研究所就讀時的指導教授，至今仍不斷給予我指導，對於恩師這份情誼，使我內心充滿感激之忱。還有引導我走上民族音樂之途的東京藝術大學小泉文夫教授，我在東京藝術大學上過他二年的課，並屢次叨擾他的公館，得到很多的教誨。學友作陽音樂大學副教授姬野翠女士也曾與我一起到臺灣來調查多次，其間對人類學的瞭解有很大的助益。其他在語言學方面，有東京大學副教授土田滋先生；社會人類學的資助，有聖心女子大學副教授末成道男先生。在中華民國，亦有臺大教授陳奇祿博士給予我文化人類學上貴重的資料，國立藝術專科學校的許常惠教授給予許多寶貴的資料。還有由於梁在平教授的極力推薦，亞洲協會撥款一萬元資助我，此外我在調查阿美族時，臺東卑南國小的林年郎老師長期間無條件的協助調查。以及在調查卑南族時，承蒙利嘉村的鄭明哲先生幫忙不少，謹此一一稱謝

。我留日期間，將鉅款無期限貸給我作為研究費用的高中時代同學——現服務於高雄港務局的黃錦廷先生，與時常給予我財政上資助並鼓勵的協豐冷凍公司薛清財先生等人的深厚友情，亦實感沒齒難忘。

這一次我所收集臺灣土著族的歌謠，能夠製作成唱片，完全是我的摯友藤本壽一君的幫助。他經常以其敏銳的感覺給予我有益的建議，從第一次調查之後，一直到博士論文製作完成為止，均協力幫助我的研究。

最後，非常感謝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這一次為拙作出中文版，以為中華民國的流傳。



臺灣土著族(高山族)音樂的起源

距今約幾千年前，臺灣已住有土著民族，日本稱之爲蕃族（土蕃和熟蕃），有一時期謂之高砂族。戰後的臺灣，則改稱爲山地同胞或山地族。但是，十部族中有的部族住在平地或海岸，並不僅限於山地而已。像這樣依時代而改變名稱，治學上堪稱不便，因而，一概統稱爲「臺灣土著族」似乎較爲妥切。這個民族或許是在太古時代，從其他島嶼或大陸遠渡而來，其究竟是否爲真正的土著族，如今已不得而知，所知道的祇是他們早就居住在臺灣本土了。

土著族真正原住地究竟在那裡呢？這是我多年來所關心的事情。以前，田邊尚雄先生曾在 1922 年調查（註 1）及黑澤隆朝先生 1943 年的調查（註 2），都未曾提及土著族是否由外地移居過來的說法。然而，在人類學與語言學的研究上，有人持着 Austronesian-Malaynesian 人種的說法，故有考慮與追查的必要——土著族是否在太古時代自南方遷移過來的呢？

至於音樂方面，啟示我有關這種移居論的一個要因，乃是住在高地的布農族合唱曲。在 1950 年（昭和 25 年）12 月，東洋音樂學會例會中，黑澤隆朝教授曾播放給我聽布農族的合唱曲，立即使我聯想到 Marius Schneider 的 *Geschichte Der Mehrstimmigkeit* 「多聲性歷史」中，幾個新幾內亞合唱曲的例子（註 3），亦即所謂 *Fanfaren* 音階（do-mi-sol-do）之單純合唱曲，我覺得這個發現非常珍貴。其後，朝日新聞的本多勝一在新幾內亞調查高地人時所錄音之採譜研究，也發現其中有許多相同的例子（註 4）。

另一方面，以臺灣地理位置來說，其鄰近的地區，北有琉球羣島，南有菲律賓呂宋島。據說臺灣山胞與呂宋島北部山地的人種相似，就連砍人頭的舊習亦具有其共同點，因此我於 1966 年（昭和 41 年），有個機會得以隻身前往調查呂宋的山地人（Igorot），結果知道 Igorot 族（Ifugao、Bengett、Kalinga 部族等），既無新幾內亞、臺灣等的 *Fanfaren* 音階，也沒有合唱曲，純粹是單旋律的歌曲，樂器則以銅鑼、鼓、鼻笛、口琴等爲中心。鼻笛與口琴使用於臺灣土著族，而使用地區也擴及至美拉尼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南太平洋上，雖然臺灣好像沒有

使用銅鑼和鼓，但是呂宋島與臺灣僅隔著狹窄的巴士海峽，在音樂上多多少少會有連結關係。呂宋山地人現在的音樂，在某段時期曾受到南邊印度尼西亞、婆羅洲一帶的影響，設若我們假定在此以前的古時代，並沒有銅鑼和鼓的話，則情形將會如何呢？呂宋以及臺灣兩者的關係是不可能分割，而新幾內亞與臺灣的關係，也不能那麼簡單就被連結在一起的。

若要探尋臺灣土著族音樂的起源，其周圍附近的婆羅洲或中南半島非得調查一番不可，絕不能遽下斷言，而徹底調查臺灣音樂更屬刻不容緩之事，這也是世人期待呂炳川博士此次調查研究的原因。

關於呂炳川博士

這套唱片集，是呂炳川博士多年來研究報告的精華，身為呂炳川在東京大學攻讀文學博士學位指導老師的我，對於自己為此唱片集的監修顧問，以及在卷首撰寫序文，感到無比歡欣。經過十多年的交往，不論是呂炳川的研究或人品，自覺是瞭若指掌，尤其當我親眼看到他那艱難辛苦的學習生活時，更覺得非在文中詳盡地介紹他的研究調查情形不可。

呂炳川出生於臺灣省高雄市，在日據時代接受舊制中學三年教育，臺灣光復之後又受三年高中教育，其後於1961年遠渡日本，進入武藏野音樂大學研修小提琴，接著成為東京大學文學部美學科的碩士班研究生，向音樂學邁前一大步。1967年，又進入東京大學研究院人文科學研究科，專攻比較文學比較文化課程。我從1933年～1973年退休期間，一直在這研究院中擔任比較音樂學，二十年來，有志比較音樂學而接受入學測驗者，大約有二十個人左右，可能是考試標準太過嚴格的緣故，僅有二人得以入學，後來這兩個人都分別取得博士學位，一個是1972年的三谷陽子博士，一個是1973年的呂炳川博士。日本自戰後改成新制大學制度以來，以音樂學取得博士的，可說以此二人為最早。三谷博士的論文是「東亞琴箏類的比較音樂學研究」，而呂博士的論文則是「臺灣高山族音樂的比較音樂學研究」。呂博士的碩士課程修了二年，博士課程修了三年，能在短短的五

年內取得博士學位，實爲罕見，而他又是以外國人的身分得到博士，更屬難得。

以五年的時光獲得博士學位雖說很短，但對呂氏來說，卻是有始有終從事這個研究工作。從民國55年起至今天整整十四個年頭，其在經濟方面的困難，實非筆墨所能形容，當他進入武藏野音樂大學讀書時，已經有一個二歲大的兒子。其於東大研究院就讀時，亦在東京聲專音樂學校任職講師，然所得收入僅夠糊口而已，其他種種研究費完全是告貸而來，他過去似乎是借錢的名人。他曾從臺北亞洲協會那裡得到一萬元的補助金，也祇不過是杯水車薪罷了！雖然處於捉襟見肘，借貸過日的生活，而調查研究這件事情，不時地鼓勵他鞭策他，直到他獲得博士學位爲止。此外，當他學成歸國之後，不知是什麼緣故，竟無法謀得一份教職，不得已乃開班教授小提琴，以期盡速償還債務。雖然如此，可是呂博士的研究精神絲毫沒有衰減，他不停地深入山野海隅，在博士論文中尚未提及到的村落，他仍馬不停蹄地繼續查訪，大有非查訪完幾百個村落，以利桌上工作（desk work）不可之氣勢。

即使在對呂博士研究工作並不熱絡的臺灣，也有少數的支持者，近年來，其成果也有逐漸受人重視的跡象，報章雜誌也紛紛介紹他，唯獨偌大博士論文的出版始終沒有著落。僅僅出版的是「臺灣土著族之樂器」由臺中東海大學出版，而這祇是博士論文的一小部份而已（註5），有趣的是日本對呂氏研究的反應，卻比臺灣還要熱誠。在東洋音樂學會的會員中，有許多對臺灣土著音樂十分關心，且受到呂博士指導和帶路並親臨山地做現場調查的後進，的確，這個龐大的研究工作並非一個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在這個小島上，土著族共有十個部族，每一個部族各有不同的語言和音樂，而互相影響、融合的情形又不少，音樂的形式實在涉及到許多方面，尤其是歌唱，從最原始的狹音域到卓越七音音階的旋律，除了固定節奏和自由節奏外，就連人們認爲是西洋音樂所專有的優美合唱曲，也包含在內，再誇張點，這就是音樂大部分基礎形式的寶庫。延續著黑澤隆朝的介紹，相信呂炳川的研究定能受到舉世的注目和重視。

與呂博士在臺灣山地三十天

有一年，我與呂博士同到臺灣作現場調查達一個月之久。對其調查情形觀察

入微，倘由我來敘述他那周全的準備，精詳的實地勘查，該是當之無愧，在唱片集的解說裡，無法詳述呂炳川跋山涉水的辛勞，不妨由我來代為述說一番吧！

呂炳川的實地勘查開始於1966年，也就是入學東京大學研究院那一年的夏天，當時他便決定以「臺灣土著族音樂的比較音樂學研究」為論文題目。擔當此唱片集企畫的藤本壽一君，是呂炳川在武藏野大學的同期同學，他專攻作曲，卻對於民族音樂有一份偏執的熱愛，也是曾經到我比較音樂學教室聽課的同好。

當然，那三十天裡祇調查十部族中的一部份，也可以說是呂氏調查研究工作的預備調查。從1967年8月4日～9月4日，是本調查的開始，老早就對此事關心的我，認為若能與生長在臺灣的呂炳川同行，必當安心與圓滿。「希望您能在現場指導我！」呂炳川再三要求我，經過考慮就決定到臺灣山地進行調查的指導工作。因為這是相當繁重的工作，又加上山區蛇虺蟲類頗多，家人也勸阻我年紀老大，不宜從事此冒險工作，但是生性愛好刺激冒險的我，並不因此改變主意。

二臺錄音機、近百卷的錄音帶、三架照相機、百卷膠卷、一架八釐米的攝影機、三十卷的膠片，還有許多電池等，裝戴着如此繁重的背袋卻痴等在臺北五天，遲遲不得出發，因為臺灣土著族有許多部族散居在深山裡，而這些山區屬於保護區，非有入山證則不能入山，我以一個外國學者身分去調查是不成問題，而呂炳川卻正忙着申請入山證，還有事先要聯絡十五縣的縣政府。就在這等候的五天裡，我參觀了臺灣大學考古學系和中央研究院的民族學研究所。在臺灣大學農學院執教的陳振鐸教授，是我四十多年不見的幼時玩伴，為了防止山區蛇害，我向他索求毒蛇血清，陳教授說：「血清必須保存在10°C 冰水裡冷卻，否則就無效，在漫長的三十天裡，恐怕會失去效用。」因此，就沒有攜帶血清，不得已就決定萬一被蛇咬時，就用當地的土法治療——先用一小刀割開被咬部分，再用嘴巴吸取毒液，然後塗上藥草，靜靜地躺下來休息或睡覺。呂君曾以威嚇的口氣告訴我說：「被百步蛇咬到，走上百步就會死掉，從樹上撲向人的是雨傘節，更可怕的是臺灣的特產眼鏡蛇，毒劇無比。」結果三十天的旅程中，我祇看到一條草蛇。而呂君曾在雨後的泥路上，遇到一條盤旋成圈的雨傘節。我之所以沒有遇見，乃是隨他之後由一位學校校長用摩托車載我過去的。不管如何，在旅途中，依然穿戴齊全，穿登山裝、登山鞋等，隨時採取戒備的心理。當地人每年約有三十人遭受

蛇害，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8月10日，坐上臺北到蘇澳的快車，向東海岸出發，正如地圖所示一般，以中央山脈為準，在東海岸從北到南，有臺北、宜蘭、花蓮、臺東四縣。西海岸從南到北，有屏東、高雄、臺南、嘉義、雲林、南投、彰化、臺中、苗栗、新竹、桃園十一個縣，臺北縣爲最北端，屏東爲最南端，而南投縣位居臺灣的中央山地。我倆以宜蘭縣爲起點，由東側南下，在高雄小憩一番，再由西側北上，途中進入位居中央的南投，而以桃園爲旅途的終點。最有名的山地村落——北縣烏來，因爲太過觀光化，失去原有的樸實，所以割愛了。還有一個地方，我很想去但未能去成，那就是雅美族的蘭嶼。

交通是旅途中最重要的課題，有火車的地方就以火車爲交通工具，否則就以巴士、計程車、吉普車或轎子代步，若無任何代步工具，則以步行。坐轎子是從嘉義阿里山登山鐵路的一站「十字路口」要到距離十數公里遠的達邦村，所坐的山區交通工具，也是嘉義縣長爲我安排的。雖然我堅持婉拒，但是充當轎夫四個年輕力壯的曹族青年，十分熱心，我也不好意思拒絕他們的好意，便坐上了轎，那種「被抬」的滋味實在是筆墨難以形容。說真的！要走完十數公里的崎嶇山路，定當疲憊不堪，而身材微胖的呂炳川卻徒步走完這段「山之旅」。至於吉普車，是要訪問南投玉山（舊新高山）北麓的羅娜村所搭乘的，也是縣長特意安排的。「一下雨，雨水就泛濫，根本就找不到路究竟在那裡！」就像縣長所說的，前夜所下的雨，仍未退去，計程車是無法行駛的，在羅娜村能錄取到布農族合唱曲的最佳錄音，應該是這部吉普車的功勞。

接下來，讓我們談談住宿和飲食問題，住宿對於到處採訪調查的我們是相當重要且惱人，有時住旅館、民家，若尋不到，只好歇宿在破落的派出所或老屋裡。食物對於生長在此的呂炳川是不成問題的，而對我這個外來人卻不能習慣，我獨獨喜歡此地名產——肉脯，它成爲我在臺灣每餐必備的食物。最感到困擾的是，每當熱忱的村民宴請我們時，常常拿出些不知名的「山珍海味」，或他們認爲營養又珍貴的動物內臟，而每每盛情難卻，真令我不知所措，這使我聯想到有一回在菲律賓呂宋島深山裡攝影錄音「治病歌舞」的情形。在儀式之後，他們還在歌舞的場地旁殺豬，經過烹煮後分享給衆人，當時客人祇有我一個，注意力全集

中在我身上，拒絕又沒禮貌，接受又怎能嚥得下去？那血淋淋的鏡頭，一直在我腦中翻騰，真應驗了「君子遠庖廚」之說法。如今，在臺灣山區村落裡，夜色昏黑又加上燈光朦朧之下，鍋中究竟煮些什麼東西，真難以猜測，不過，也只有在這種地方才能錄製到優美的音樂，我之所以喜歡這一類的調查旅行，乃是由於有豐碩的收穫和快樂的感受。

三十天的收穫與感受

無論如何要在這三十天裡，錄好十部族中的所有音樂是件不簡單的事。在這三十天裡，訪問了村莊大約有三十個，共收集了五百餘曲，八釐米的影片（90分鐘）也拍攝了六個村莊的舞蹈和樂器演奏。再加上1967年以後，呂炳川個人陸陸續續的山地調查，這個工作量是很龐大且驚人的，從呂炳川的解說，亦可窺其全貌。因為呂氏將這些多年調查的音樂資料加以研究、分析、採譜、分類，而整理出結果大綱，再加上很有系統、組織地解說，故我在此的任務，只是略述1967年度的調查實況。

泰雅族

在十部族中，我們首先訪問的是居住在宜蘭縣南澳村的泰雅族。坐汽車首先到南澳村的村辦事處，因為這是第一個訪問地，所以處處感到侷促不安，除了委託有訪問經驗的呂炳川外，別無其他辦法。此族裡沒有一個人會說日本話，呂氏以臺語交涉，久久未成，於是村長決定那個晚上要召集村民到村裡的大禮堂唱歌。當夜晚來臨，到大廳一看，哇！將近有兩百多個村民，男女老幼皆有，我們所希望聽的是五十歲以上的老人所唱的歌曲，然而大部份皆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男女，其中有部份年輕人，由於村長的緊急通知，遠從二十公里外的深山趕來的，他們早就急著要一顯身手了。我們再度與村長、元老交涉，表白我們來訪的希望，等到要正式錄音，時間已經十點多了。我們要求老人唱些古老的歌曲，沒想到老人面對麥克風而發愣，一個音也唱不出來。於是先讓年輕人唱唱歌、跳跳舞，好製造氣氛，然後再放音出來。老人一聽到別人的歌聲，似乎牽引出他歌唱的意念，看來躍躍欲試急欲表現，我們就緊緊把握這個機會，讓老人引吭高歌一曲了

。由此看來，老年人與青年人雖唱同樣歌曲，但是氣氛、情緒、感覺皆迥然有異。在錄音當中，一面擔憂錄音帶不夠，一面又擔心錄音情況。突然，有個非常美麗的年輕姑娘——好像是泰雅族與閩南人的混血兒，被推出人羣來到麥克風前高歌一曲，沒想到她唱的是時下流行歌曲——「愛你入骨」，這首在日本風靡一時的歌曲，居然也流傳到臺灣山區來。

調查的艱門

在此略述呂炳川的調查方法和準備。在東京大學研究室裡，我們倆曾經做過十分精詳的計畫，採集的程序是計畫的中心，但是查閱各種有關之書籍及公文，其中記載依然無法詳知土著族之居住村落、人口，故與計畫難以配合得當，只好抱著「船到橋頭自然直」的想法，到處訪問，到處錄音。但是以何種順序來錄音？非在事先考慮不可，還有記錄用紙也必須準備。計畫中要錄取的程序，大約是從出生的搖籃曲一直到死後的葬儀歌為止，其中包括戀愛歌、結婚歌、工作歌、收穫歌、戰鬥歌、獵歌、生病歌。為了使這些歌曲能有系統，有組織地整理，細心的呂炳川還特地去印製記錄用表格，每錄一曲一歌，就一一寫上錄音的地點、人物、時間等等，當錄音時記錄的事完全落在呂氏的肩上。但是每每錄音時，呂氏就表露其慌張急躁的個性，所以常將記錄用紙給戳破了，而我的任務卻像個體貼入微，費盡心思的妻子。例如，面對麥克風緊張而唱不出聲音的老人，緩和他的情緒，或者讓別人先唱一些流行歌曲，製造輕鬆氣氛，待老人心境穩定後，再唱古老的歌曲。

接着訪問的是花蓮縣，阿美族音樂和音階、合唱等的多元性與唱法的妙處，很受人注目。在調查工作完竣後，才發覺阿美族確實是出類拔萃，這可能與阿美族散居山地與海隅有關，所以土著族之所以稱為土著族，而不稱為山地同胞，就是這個緣故。

布農族

在花蓮縣靠山的卓鹿村，我們訪問了期待許久的布農族與曹族、劄族，都是中

央山脈高地族的代表，很想聽聽黑澤隆朝所採錄的奇特合唱法和種粟歌等美好樂音，這是出發前的期待。這個合唱曲黑澤隆朝稱之為「祭粟歌」，我們調查結果則認為這是「祈禱粟米豐收之歌」，當地人以爲這合唱曲若唱得很好，和音也能漸次升高，而達到很高的音調，就表示粟米豐收的吉兆，所以他們拼命地唱，希望能唱得更高更好，當然平常沒有練習，一年只能唱一次，一唱就是正式演唱，如果常常練習的話，就失去了唱祭粟歌而看豐收與否的意義了。當我們訪問卓溪村的那天，粟米的祭祀典禮剛剛過去好幾天了。儘管如此，在村長及村辦事處職員的安排下，集合了那些演唱者，再度舉行祭禮，因為我是戰後第一個到這裡來的日本訪客，他們顯得格外興奮。在這段旅途中，我發現各部族裡五十歲以上的人，皆能說其部族語言和日本話，而年輕人則會說本族語及中國國語，因此和五十歲以上的人交涉事宜，能以日語交談，故使這次調查進行得更順利、更輕鬆。

我對卓溪村人那種態度悠然自得（慢條斯理）感覺到意外，要集合這小村落的所有村民需要兩個鐘頭，待集合後，要決定唱什麼歌，也需要一個鐘頭。因此我們就採取單刀直入之方法，直接就請求他們先唱種粟歌，本性豪爽的他們一下子就慨然應允，這與他們慢條斯理的做事態度又恰恰相反。我依照村長的指示，把準備的米酒，一一斟給那四、五個演唱者，然後開始演唱。我們在內心祈禱唱出美麗的和音，而且越唱越高，不料其中有一個人喝得酩酊大醉，而唱走調，這麼一來，其他人也跟着走調，開始沒多久就唱得亂七八糟。在混亂中，一個人先停止，再而二個人，最後，全都停止不唱了。本來擔心這神聖之歌因過了一年一度的種粟祭，已不合時宜，故引不起他們唱歌的興致，所以特意再三斟酒，沒想到村辦事處的職員叫着：「再來一次！再來一次！」一副熱心的模樣。第二回開始了，他們一本正經地唱歌，但是仍然無法唱得很好，因為那醉漢忍不住地亂叫亂喊地時加搗亂，問明原委，才知道他在家中早已喝了許多酒，這是我們的失察，雖然如此仍很感謝他們。

卑南族

其次進入臺東縣的南王村和知本村，錄音並攝影卑南族的歌舞。和先前精悍、有砍頭習俗的布農族比較起來，卑南族是居住在平地，性情較溫和，但是也有

和布農族勇敢作戰的凱旋歌舞，他們手交叉著手，隨着腰部的鈴鐺，叮噠作響的熱鬧舞蹈，其舞風與圍成圓圈來跳舞的豐年祭迥然不同。

雅美族

投宿在臺東市，打算要去訪問周圍的村落，我們也曾找機會，要去雅美族居住地——蘭嶼。雖然蘭嶼島與臺東僅隔49海里（90公里），然因船隻過小，只要風浪稍大，就無法出港行駛，不曉得那一天才能風平浪靜，祇好到臺東教會裡有個雅美族姑娘處探詢雅美族之情事，卻得到他雙親從臺東鄉鎮來的消息，故在教會裡，錄製了乃父的歌曲。雅美族靠捕魚為生，以飛魚為主食，故有打漁歌、造船歌、新屋祝福歌，他們的歌全屬窄音域、二音、三音為最原始的旋律。在捕魚歌中間，有突然加入很大的吆喝聲，音量過大，以致於聲音都破裂了！雖然演唱者只有一個人，他使盡全身氣力唱出很大的吆喝聲，實在是個很純樸可愛的人。關於雅美族，其後在1969年呂氏又重新調查（註6）。

排灣族

住在最南端屏東的排灣族，也持有合唱等非常豐富的歌謠，呂炳川就是在這裡碰到雨傘節，而前面提過，夜宿破落的派出所，也是前訪臺東縣安朔村的事情。離菲律賓呂宋島北端不遠，最富盛名臺灣最南端之鵝鑾鼻，我們割愛未去。抵達呂氏之家鄉高雄市，這是離開臺北的第十天，我們住在呂氏兄長的家裡兩天，而呂氏去探望雙親和寄養在雙親家的女兒，有很多朋友帶着我到處吃、玩。以前，呂氏在日本常常誇耀臺灣之飲食獨霸世界，在三十天裡，我吃遍了臺灣，記得在旅途的第一站蘇澳，雖然所住的旅館非常簡陋，可是在當時我吃到了當地人所送的龍蝦和鯧魚，如今想來仍食指大動。臺灣的確是水果的寶庫，因為吃了許多別種水果，所以在這香蕉王國，並沒吃多少香蕉，我只想說：「臺灣的蘋果還不太好，但是橘子卻很鮮甜！」在高雄受呂氏親友的熱烈款待，到舞廳、打高爾夫球，這都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的嘗試！在高雄縣首先訪問的是魯凱族，也就是由高雄市進入深山的阿烏村。在此，有幾十個青年男女，身着華麗的土著衣裝，大跳「羣舞」，壓軸戲是哀悼死人的悼歌。就像前述一般，無論在那個地方，

不能遺漏任何歌曲，依照由生到死之順序去錄製。要他歌唱哀歌或輓歌，得要小心翼翼地很有技巧地請求，因為有些人以為唱這種歌不久就會離開人世，有時，在未請求之前，大家很高興地打成一片，一聽到要唱輓歌或悼歌，表情十分驚異，而定定地望著我們，或板起臉孔來。在阿烏村，曾有一個老婦唱了一首悲哀而又夾雜着哭聲的歌，這與其他歌曲不一樣，屬於窄音域。我們沒有去成魯凱族的霧臺村，因為它遠在深山，距離腳程須兩天，故就此作罷！

曹族(鄒族)

我對臺灣土著族最有興趣的是布農族，其次是曹族，因曹族是高地人，故較不容易接近。由於嘉義縣長的美意，才能去訪問典型的曹族，從十字路口坐轎子進入山中的達邦村，村裡有幾百人一起歌舞，而我們也加入跳舞的行列，與他們同歌同舞。在廣場旁邊有個城堡式的眺望臺，看來久未使用，詢問之下，是在砍人頭的時代，存放人頭的神聖場所。村長家是鋪榻榻米的日式房屋，他太太是學校的老師，很明顯地可看出她是日本人，但在那裡打擾了三天，她一直未說出她是否為日本人。

邵族

第九個訪問的部族是邵族，這部族的人口很少，居住在有名的觀光區——日月潭，我們找尋的不祇是年輕人，更希望聽到老人口中的老歌。在山地文物所我們攝影了有名的擊杵歌後，又到處去探聽，終於找到了三個老人，採取到弓琴與口琴的演奏。可惜的是不論那個部族，原始的樂器已逐漸減少，在我們調查時，黑澤氏在34年前所採錄的五絃琴和鼻笛，已經看不見，老歌也漸漸減少，即使旋律相同，音調也有所變化，這種情形在日月潭的邵族、花蓮的阿美族更為嚴重。從日月潭往東北走臺灣的橫貫公路幾個小時的路程，來到霧社事件的霧社，這裡的居民是泰雅族的支族——賽德克族，在村辦事處裡有個職員是當初犧牲者的子孫。在這裡的收穫，就是從霧社往春陽村的途中，有一家破落的房屋裡面住了一個孤單老人，從他那裡得到了四簧口琴。這個老人常常到深山工作，閒來無事，就吹口琴，聊以自娛，但是腳受了傷，很可能是破傷風，腫得像象腳一般，他強自

忍耐，我們除了多給他一些慰問金外，別無他法，而他再三辭謝，只有再委託他做八寶口琴，他才收下。然至今我一直沒有收到那口琴，我和呂氏常在心中祈禱，希望他並不是因破傷風而逝世。

賽夏族

最後一個部族是賽夏族，從新竹縣的五峯進入山中的茅圃，賽夏族是所有部族中人口減少最多的，但是他們盛大的矮靈祭卻名聞遐邇，這些祭歌要全部唱完、跳完，必得通宵達旦，經過了好幾天好幾夜才會結束。即使是當地人也無法得悉全場歌舞。聽說美國哈佛大學的調查團曾經錄取了歌舞的全部過程，而我們所錄音的祇不過是其中的一小片段而已。這個矮靈祭據說要集合周圍各村落好幾千人來，但是這個集合的廣場只能容納三百多人，故要想像如此盛大矮靈祭之歌舞情形是不太可能的。

布農族的讚美歌

大戰後，基督教與天主教，開始在臺灣的山中傳教，在一個村莊裡，常可看到兩座教堂。由於天主教徒與基督教徒的相互排斥，故妨礙到村人的召集或合作，由於教會的傳教，村人也會唱讚美歌！在本唱片集中所錄南投縣羅娜村人所唱的讚美歌實屬傑作，更有本事的是無論唱什麼歌，他們都能即興地以 do、re、mi、sol、do 的音階來合唱。在這個村落錄音時，村長說他們也會唱讚美歌時，我們很不以為然，認為這並不是研究之資料，想想後，又覺得這種讚美歌很可能具有西洋音樂和聲的合唱，因為在馬達加斯加島和塔西地島上也能聽到西洋音樂和聲之要素（譬如大三度的平行，或 fa、sol、do 的終止法）。於是我們要求他們歌唱，村長就分給村民每人一本書，依我看來很像是日本教堂的讚美歌集，我也要了一本，打開一看是四聲部的合唱集，在樂譜下的歌詞是以羅馬字母拼成的布農語，剎那間，使我想到我的一本歌集——歌詞類似朝鮮文字的讚美歌集，那也是以羅馬字母拼成南洋（美克羅尼西亞）語言的歌集，這令我對基督教傳教的深廣，頓覺十分感動。故激起了好奇心，很想聽聽布農族的讚美歌究竟是怎麼唱法？在吵雜的聲音中，村長高喊着「翻開第八頁」，大家不約而同地打開到第八

頁，所聽到的是 do、mi、sol、do 音階合唱的反覆，歌詞是布農語言，人們專心一致地看歌詞而唱，那些老一輩的人是不是會讀羅馬字母？實際上他們是不會，只是強加記憶，這也是 do、mi、so、do 的即興合唱深入人們的心中最重要的證據，這種即興合唱的採譜很難，請聽聽唱片就可明瞭。

以上是我在1967年（昭和42年）與呂炳川博士同行三十天調查旅行的大概情形。本唱片集所錄的歌唱與演奏等，並不祇侷限我所描述的若干村落而已，堅毅不拔的呂炳川在1968年以後，又陸陸續續地到各地查訪尚未訪問的村落，在寫完博士論文之後，他仍繼續他的野外調查，直到現在的一百三十多村。

嚴格說來，被收錄在此唱片集的平埔族，並不能稱之為土著族，因其與土著族很接近，也順理成章地著手調查了。

正在錄製這套唱片集時，發覺以前的錄音有的雜音很多，在1977年7月呂氏夫婦搭機到蘭嶼，採錄雅美族的歌曲。從1966年的第一次調查到現在已有十多年頭，就像是爲了要尋求民謠，而走遍整個日本，調查了四十年的町田佳聲先生一樣，呂氏從事這項精微艱巨的調查工作，待徹底調查臺灣土著族完竣後，就該到臺灣附近的島嶼探詢其間的關連性，以及臺灣土著族真正的來源地，說不定是呂宋島、婆羅洲、新幾內亞，也說不定是個意想不到遙遠的地方，相信有志於比較音樂的呂炳川博士有這種偉大的抱負和堅忍的精神，我深深體認要實踐這個理想是可期待的。

最後，我要向勝利音樂產業株式會社致最深的敬意與謝意，該公司能以果敢的態度再度與1974年所出版黑澤隆朝的「高砂族的音樂」相類似的題材，來出版這一套唱片，果然不負期望而獲得日本藝術界之大獎，同樣要感謝呂君之朋友，藤本壽一君，由於他的鼓勵與慫恿，這一套唱片集才能順利地出版了。

岸邊成雄

註1 田邊尙雄「第一音樂紀行」東京文化生活研究會 1923年

田邊尙雄「南洋、臺灣、琉球音樂紀行」（東洋音樂選書）東京音樂之友社 1968年

註2 黑澤隆朝「高砂族之音樂」（1974年度藝術祭得優秀獎唱片）勝利音樂產業株式會社 SJL-78~79 1974年

黑澤隆朝「高砂族之音樂」東京 雄山閣 1973年